

圣经地名遗产挪用与以色列国 犹太民族记忆的建构

邓 伟

内容提要：圣经与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国家创立过程中“互相借重”。以色列建国后，圣经地名遗产挪用成为宣示主权，建构犹太民族记忆，消解巴勒斯坦民族记忆的政治运动。它历经内格夫沙漠发轫、举国推行、占领区实施三个阶段。研究发现，犹太民族记忆建构基于三种路径：“时空关联”“群体关联”和“互动关联”。该运动所引发的“记忆冲突”可能诱发暴力冲突，导致巴以局势动荡。

关键词：圣经地名遗产，挪用，以色列国，犹太民族记忆，巴以局势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色列研究中心

Appropriating Biblical Place Nam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sraeli Jewish National Memory

DENG Wei

Abstract: The Bible and Zionism each supported the other in

creating the State of Israel. After the founding of Israel, the appropriation of biblical place names developed into 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claimed sovereignty for Israel, constructed Jewish national memory, and dissolved Palestinian national memory. The movement occurred in three stages: the Negev Desert Pilot, nationwid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occupied area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three paths in constructing Jewish national memory: Time-Space association, group 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ve association. The “conflict of memory” triggered by the movement may well induce violence and lead to turbulence in the Israel-Palestine situation.

Keywords: heritage of Biblical place names, appropriating, the State of Israel, Jewish national memory, Palestine-Israel situation

Author's contact info: The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 at He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Email: qinshaoyou@126.com

“这就是我们与自己土地的契约……从《创世记》、出埃及、西奈山受戒、迦南之门，到上帝应许之地，圣经描绘了连贯的画卷。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我们与‘以色列地’的联系，由此开始”^①。此语出自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在安理会上的主旨演讲（2019），它引人深思。作为“地名希伯来化”（Hebraiza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圣经地名遗产挪用是一场兼具政治、文化、地理象征意义的运动。它既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又是对犹太宗教和世俗文化

① 有关达农（Danny Danon）之言，详见 Tovah Lazaroff, “Bible is Jewish deed to Land of Israel, settlement envoy tells UNSC,”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30, 2019, <https://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israel-defends-right-to-west-bank-settlements-at-uns-c-watch-live-588178>.

的调和，还能对新征服土地加以诠释。该政治运动集宗教与世俗精神、民族情感与记忆建构于一体，影响历久不退，渐有增强之势。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学者，诸如沙皮拉（Anita Shapira）、^①佩普（Ilan Pappé）、^②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③马萨尔哈（Nur Masalha）、^④科恩（Saul B. Cohen, 1925–2021）^⑤等，皆论及圣经地名之功能与意义。国内学界更为关注地名希伯来化与认同建构。2015年，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编著的《犹太史研究新维度》探讨了希伯来地名与犹太民族认同建构问题。^⑥2016年，王炎在《巴以在地图上的博弈：以色列的“地图更名运动”》一文中提出，命名反映了政治博弈。^⑦关于圣经地名遗产挪用与以色列国家民族记忆建构关系的研究，迄今未见国内学者有专门论述，遂撰文以抛砖引玉。

① Anita Shapira, “The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AJS Review* 28, no. 1 (2004): 26.

②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6), 226.

③ Edward W.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14.

④ Nur Masalha, “Settler-Colonialism, Memoricide and Indigenous Toponymic Memory: The Appropriation of Palestinian Place Names by the Israeli State,” *Journal of Holy Land and Palestine Studies* 14, no. 1 (2015): 15.

⑤ 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no. 4 (1992): 663.

⑥ 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编：《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5–267。[Zhang Qianhong, Hu Hao, and Ai Rengui, eds., *Youtai shi yanjiu xin weidu* (The New Dimensions of Jewish Historical Stud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265–267.]

⑦ 参王炎：《巴以在地图上的博弈：以色列的“地图更名运动”》，澎湃新闻，2016.12.6。[Wang Yan, “Ba Yi zai ditu shang de boyi: Yisielie de ‘ditu gengming yundong’” (The Game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on the Maps: “Hebraization of Palestine Place Names” in Israel), *Pengpai xinwen* (The Paper), December 6, 201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0007.

一、以色列国家对圣经地名遗产的挪用

圣经地名 (Biblical place names)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① 是标识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符号。以色列国的地名多源自《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在历史上, 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十字军、土耳其人、英国人皆在地名中留有其印记。^②

19 世纪, 圣经及其地名的民族价值被发掘, 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得益彰。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宣扬“一个犹太国家、一个犹太民族、一种希伯来语”的宏伟目标。圣经为这一思潮提供“养料”与“素材”, 该思潮也使圣经恢复荣光,^③ 两者“互相借重”。土地、人民、语言皆被冠以圣经之名, 成为“圣经土地”“圣书之民”“圣经希伯来语”。哈姆 (Ahad Ha'am, 1856-1927) 指出: 圣经是犹太“民族自我”的形成因素。^④ 塔本金 (Itzhak Tabenkin, 1888-1971) 强调: “以色列地作为家园存在于犹太民族记忆之中, 该记忆承载于圣经之内。”^⑤

① 2007 年 8 月, 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认为地名完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决议, 参见联合国官网 <https://undocs.org/pdf?symbol=zh/E/CONF.98/136>。

② 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Israel’s Place-Names as Reflection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ational-Building,” *A Journal of Onomastics* 29, no. 3 (1981): 230.

③ 这一论断源自本-古里安的 “The Bible Shines in Its Own Light” (1953), 参见 Shapira,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11。

④ Yaacov Shavit, *The Hebrew Bible Reborn: From Holy Scripture to the Book of Books*, trans. Chaya Nao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7), 41.

⑤ *Ibid.*, 41.

本-古里安(Ben-Gurion, 1886-1973)将人民、土地、圣经视为“三位一体”^①。

他们之所以强调圣经与土地、民族、记忆之间的联系,是为犹太复国主义“正名”^②,完成建国大业。对此,马萨尔哈指出:“对于本-古里安来说,《希伯来圣经》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文本,亦是以色列国的基本文本。”^③“以色列立国于古老的圣经传统、圣经意向、犹太复国主义神话,及所谓的上帝应许之地观念。”^④基于上述目标,犹太复国主义精英擅行地名挪用之事。1878年,首个定居点以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命名,意为“开启希望”(何2:15)。1908年,第一个“莫沙夫”被命名为隐干宁,^⑤取“喷泉花园”之意(书21:29)。1925年,“犹太命名协会”(JNF)成立,在26年间命名415个定居点,恢复了108个古地名。

以色列建国后,圣经地名挪用转变为政治运动,分为内格夫沙漠试点时期、全国推行时期、占领区实施时期。1949-1951年的沙漠试点开启了以色列“物质空间”革命。出于反制英国分裂、复兴犹太文化的需要,1948年初,本-古里安亲往沙漠考察。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用希伯来

① Shapira,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11.

② 钟志清:《圣经与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102。[Zhong Zhiqing, “Shengjing yu xiandai Yisellei minzu guojia de jiangou,” (The Bible and Israeli National State-Constructing), *West Asia and Africa*, no. 3 (2014): 102.]

③ Nur Masalha, *The Zionist Bibl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

④ Nur Masalha, *The Bible and Zionism* (London: Zed Books, 2007), 1.

⑤ 有关隐干宁的介绍,详见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in_Ganim, 登录于2021.5.18。

语命名这些地方，如果找不到，就创造新的地名。”^①不久，他召集了制图、考古、地理、历史学领域的九位专家，^②成立“内格夫命名委员会”。他致信主席：“为了国家，我们必须抹除阿拉伯地名，正如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块土地的政治主权一样，我们亦不承认其精神所有权及地理名称。”^③

“内格夫命名委员会”将阿拉伯地名译成希伯来语，从圣经、《塔木德》整理编撰出希伯来语地名。委员会在8个月内勘定了560个希伯来语地名，从南部的埃拉特到北部的隐基底，命名历史景观的40个地名皆取自《希伯来圣经》。^④不可考之圣经地名，多用以命名河流、道路、定居点，以凸显“圣经以色列”与以色列国的联系。沙漠试点意义重大，开启了以色列国与圣经时代的“时空关联”。本-古里安称委员会“把内格夫从外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⑤。它标志着政府主导命名运动的开始，圣经地名已具备全国推行的条件。

1951至1990年，圣经地名挪用至全国，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族记忆形成冲突。1951年3月8日，“内格夫命名委员会”与“命名协会”（JNF）正式合并为“政府命名委员会”，负

① 有关日记内容，详见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braization_of_Palestine_place_names，登录于2021.8.27。

② Katharina Galor, *Finding Jerusalem: Archaeology between Science and Ideolog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83.

③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trans. Maxine Kaufman-Lacust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4.

④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7, no. 2 (2001): 183-187.

⑤ Nadia Abu El-Haj, *Facts on the Groun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Fashioning in Israeli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83.

责全以色列的地名命名事宜。基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 1794-1863)的“阿拉伯地名保留有希伯来词源”理论,圣经地名勘定参照其著作:《圣经中的地理学》《圣经研究在巴勒斯坦》《西奈山和佩特拉》(1841)。^①挪用细则如下:“凡与希伯来语相关的地名,无论出现在圣经,或其后的文学作品中,全部使用希伯来语名,而不用阿拉伯语名;阿拉伯地名若源自希伯来语,使用希伯来语名,希伯来文学中未有之名,改成希伯来语名。”^②截至1958年,地名挪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政府命名委员会”勘定了3000余个希伯来语地名,其中220条河流名取自圣经,520个泉水名中,60个出自圣经。^③

圣经地名推行之初,政府以强力改变公众习惯。在军队中,本-古里安颁布条令,强制推行希伯来地名。在民间,“政府命名委员会”将城市、乡村、街道的标志牌都换成了新地名。“希伯来地名逐步取代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名、街名、遗址名”^④。媒体、邮局、出版社、教育机构配合宣传,圣经地名逐步内化为群体记忆。截至1990年代,委员会勘定了7000余个希伯来语地名,^⑤其中约15%是圣经地名。这些数字意味着阿拉伯古地名的消失,巴勒斯坦地理、文化景观的改变。传统地名饱含着历史、记忆、情感。以色列阿拉伯人驳斥“阿拉伯地名保留有希伯来词源”的说法,从未接受强加的“地名事实”。

“2003至2012年间,82.2%的以色列阿拉伯受访者谴责犹太

① Masalha, “Settler-Colonialism,” 19.

② Abu El-Haj, *Facts on the Ground*, 89.

③ Cohen and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 663.

④ Masalha, “Settler-Colonialism,” 15.

⑤ 有关地名数据,详见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braization_of_Palestine_place_names, 登录于2021.8.29。

人制造了‘巴民族灾难’（Nakba），49.5%的受访者支持建立取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①。

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占领区推行圣经地名，旨在宣示主权、蚕食土地。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将圣经地名挪用至占领区。政府采取了四项举措：建立犹太定居点，更名西岸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严格管制阿拉伯人。1968至1988年间，以色列在犹地亚、撒玛利亚、加沙、戈兰高地共建立了174个定居点，其中63个地名挪用自圣经和《塔木德》；犹地亚、撒玛利亚是犹太古代文化中心，圣经地名挪用比例高达47%。^②截至2021年，西岸约130个“官方”、100个“非官方”定居点，约占西岸面积的30%。^③圣经地名定居点应不少于20%。

为了宣示主权，圣经地名被赋予新的内涵。拜特·亚提尔（Beit Yatir）意为“犹地亚的据点”；沙维·肖姆龙（Shavei Shomron）意为“回到撒玛利亚的人”；马勒·以法莲（Maaleh Ephrayim）意为“以法莲的崛起”；梅霍拉（Mekhorah）意为“故土”；以马内利（Emmanuel）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了吸引移民，委员会精选了一些体现收复故土、印证圣经预言的地名。摩利橡树（Eilon Moreh）意为“教诲之处的橡树”^④，

① Elie Rekhess,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Reconsidering the ‘1948 Paradigm,’” *Israel Studies* 19, no. 2 (2014): 192.

② Cohen and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 662-664.

③ 有关定居点的准确数据，详见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29/c_1211000701.htm，登录于2021.8.26。

④ Aaron Arrowsmith, *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cluding also Notices of the Chief Places and People Mentioned in the Apocrypha* (London: A. and O. A. SpornwoonE, 1855), 323.

《创世记》12:7载：“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吉甲（Gilgal）意为“石环”，约书亚渡过约旦河时，曾立十二块石头为记（书4:19-23）。借助象征、隐喻的表现手法，圣经地名建立了古今“时空关联”，成为以色列在占领区蚕食土地的工具。

综上可知，圣经地名挪用运动在以色列国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伊休夫”时期，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回归—立国”意识形态的产物。以色列建国后，在本土和占领区，它成为宣示主权、复兴犹太文化、建构民族记忆的政治运动。它将圣经地名、圣地、希伯来语、犹太历史彼此联结，以求保持犹太文化在圣地的“连续性”，消解巴勒斯坦民族记忆，蚕食其土地。

二、圣经地名遗产挪用对犹太民族记忆的建构

关于圣经地名与集体记忆的关联，有三种理论颇具代表性：“社会框架论”“关联—重构论”“获取土地论”。19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集体记忆研究》一文中提出：“记忆具有社会框架。”^①他把记忆当作社会现象阐释，

^① 转引自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7-32。[Jan Assmann, *Wenhua jiyi: Zaoqi gaoji wenhua zhong de wenzi, huiyi he zhengzhi shenfen* (Cultural Memory: Words,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Advanced Culture), trans. Jin Shoufu and Huang Xiaoc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32.]

但未探讨社会对记忆的建构。此研究由阿斯曼 (Yan Asman) 延续, 他于 1990 年代提出: “回忆形象 (Erinnerungsfigur) 与时空、群体存在关联, 具有可重构性。”^① 通过研究记忆“主体”与“场所”, 他还原了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 但未深究象征符号的价值。2015 年, 马萨尔哈以个案探讨了地名符号对“圣经记忆”的建构。他强调: “‘圣经记忆’是构建犹太民族记忆与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核心, 它始于 1920 年代的地名项目。该项目旨在恢复圣经希伯来语, 创造新的、有助于犹太复国主义获取土地、对巴勒斯坦施行殖民的圣经地名。”^② 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挪用圣经地名、建构犹太民族记忆的三种路径: 时空关联、群体关联、互动关联。前二者基于对扬·阿斯曼理论的补充, 后者是延伸而来的新路径。

(一) 时空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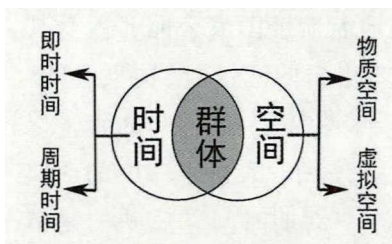


图 1 时空关联

探讨“时空关联”(图 1), 必先明晰地名、空间、记忆的联系。公元前 6 世纪, 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 (Simonides, 前 556-前 468) 受邀参加一场盛宴, 席间, 宴会大厅轰然倒塌, 死者皆面目全非; 诗人回忆宾主座次, 准确辨明尸身。通观此事, 以地名标识空间, 能将记忆内容寓于地名之中, 用图像指涉事物本身。可知, 以地名指代空间, 地名能蕴藏记忆, 空间能承载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 30-35。

② Masalha, “Settler-Colonialism,” 15。

记忆。此即莫里斯·哈布瓦赫所强调的：“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①“时空关联”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时间，有意或无意与空间发生联系，延续、更新记忆的过程。地点是储存记忆的空间，时间是延续和更新记忆的条件，空间有真实和虚拟之分，时间有即时和周期之别。两种空间（“物质空间：有象征意义的圣地”、虚拟空间）对应于两种时间（即时时间、周期时间），含有四种关联形式。每种形式之上的集体记忆都是具体的，反映的是故乡风貌或生活史。集体记忆需“物质空间”承载，需时间使其被“现时化”，集体记忆会在具体的时空中促发结晶点。藉由挪用，圣经地名遍布以色列的山川、湖泊、城市、乡村。犹太人置身其中，可深切体会“物质空间”与“现时时间”的交汇，民族记忆被唤醒与升华。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赫伯特·梅哈兹（Hirbet Mehaz）激战正酣，大卫在此摆脱扫罗追杀之事激励着犹太人以命相搏。^②1960年代，米吉多、基色、隐干宁被设为圣经地名遗址国家公园，置身其中的犹太人能获得非凡的体验，形塑出新的记忆。“物质空间”与“周期时间”的互动延续和更新了集体记忆。1968年，以色列政府设立“耶路撒冷日”，此后，犹太人每年一度的庆典均旨在纪念1967年收复耶路撒冷。“周期时间”反映的是节日中被经历的时间，即犹太民族各阶层的年度安排。“物质空间”与“周期时间”碰撞所产生“结晶”，能源源不断地注入集体记忆。承载于“物质空间”的集体记忆可以映射到“虚拟空间”之中。圣经地名挪用所创设的“物质空间”是犹太民族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32。

② Shapira, “Bible and Israel Identity,” 26.

记忆的框架，即使群体成员不在圣地，也会以“故乡”形象扎根于其记忆之中。以色列政府每年都会推出美国犹太人“寻根”的项目，拍摄的圣经地名遗址宣传片极尽煽情之能事。他们借助景观学理论营造“虚拟空间”与“现时时间”的互动，使参与者产生共鸣，达到“不触真景亦能生情”。它成功吸引了一些美国犹太人前往以色列，可谓通过创造“空间”而引起“共情”的典范。“虚拟空间”与“周期时间”碰撞，是强化、更新民族记忆的一种方式。圣地之外的犹太社团可通过承载地名的仪式、节日来更新和延续民族记忆。在逾越节，犹太家庭会讲述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于西奈受诫，最终到达祖先家园以色列的故事。在婚礼上，须表达将快乐献给锡安；在仪式末尾，须摔碎玻璃以示纪念故土；在葬礼上，主事者必言：“愿上帝在锡安与耶路撒冷的送葬中安慰你。”逝者被埋葬的方向须朝向耶路撒冷。^①“虚拟空间”与“周期时间”的互动，则表现了流散地的生活。在“时空关联”中，“物质空间”至关重要，得之，民族记忆“生生不息”；失之，民族记忆则易沦为“无源之水”。正如阿斯曼所言：“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群体，如果他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一些这样的地点，并对其加以保护。……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层面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②

① 张倩红：《犹太史研究新维度》，254。

②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31-32。

(二) 群体关联

“群体关联”(图2)指群体以“文本知识”为工具,情感为纽带,规则仪式为制约,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文本知识”(地名、法律、诗歌、语言等知识)在群体内分配,形成个体知识;个体参与群体交往,形成规则或仪式(也可由文本产生);规则强化知识,形成长期记忆;个体记忆则通过“情感纽带”汇聚成群体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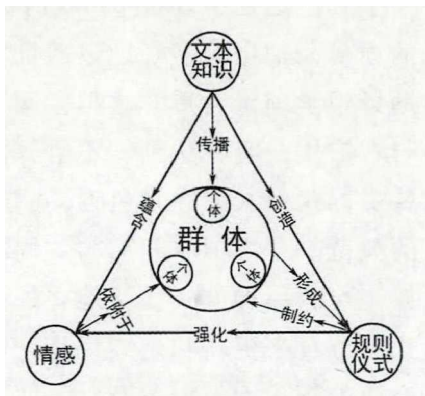


图2 群体关联

以色列建国以来,圣经地名的勘定使其转变为被解构的“文本知识”。地名知识在犹太民族内分配,犹太个体使用地名参与群体交往。交往过程遵守希伯来语书写及地名使用条例等规则。规则促进地名知识强化,形成地名记忆,个体记忆通过“情感纽带”汇聚成群体记忆。强化文本、规则、情感即可增强群体记忆。正如扬·阿斯曼所言:“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记住能够强化其身份的知识,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①

群体成员在交往(使用“文本知识”)中会形成记忆,建立情感关联,集体记忆依附于集体情感,情感依附于群体而存在。在圣经地名知识传播过程中,倘若离开民族情感关联,新的记忆就将难以久存。可见,情感只在“群体关联”中才有意义,而不能被随意移植。以“锡安之歌”为例,那是希伯来人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87-88。

在“巴比伦之囚”中怀念耶路撒冷的诗歌，它如此吟诵：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
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
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
巧。我若不能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 137:1-6）。

试问，希伯来人为何不在外邦人面前唱“锡安之歌”？因为歌中蕴藏了独特的记忆和情感，那情感依附于“群体关联”。1970年代，该诗被重新谱曲，名之“巴比伦河畔”，几十载经久传唱。听闻此曲，同情犹太民族遭遇，却无内心振颤。只因群体关联迥异，民族情感有别。这种差别是由群体对内“求同”，对外“求异”的独特性所造就。^① 群体若要久存，文本、情感、规则三要素须对内趋同，对外排异。

（三）互动关联

圣经地名挪用作为以色列国浩大的政治运动，是在犹太个人、犹太群体、主流社会持续互动中实现的（图3）。“三大主体”互动建构了民族记忆。其过程类似阿斯曼描述的：“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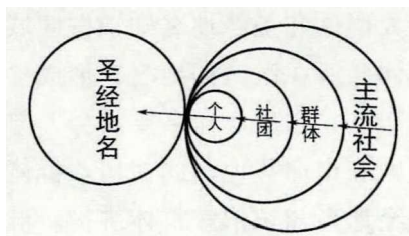


图3 互动关联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32-33。

是一种经过共同语言、共同知识和共同记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待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继而制造出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①

本-古里安是地名挪用运动的发起和推动者，犹太个体是地名知识的接受和传播者。圣经地名挪用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精英“以圣经宣示主权”、以地名重建民族记忆的思想。该思想的核心是民族独立和自由权。本-古里安发起的地名、人名希伯来化运动，目的正在于此。对于犹太个体来说，圣经起到了地名知识启蒙的作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犹太人前往东耶路撒冷、希伯仑、杰里科（中文和合本译为“耶利哥”）等地旅行，他们惊奇地发现，此前乃是经由圣经了解到上述地方的。^② 不过，其地名记忆是零碎的、混乱的、不完整的。地名挪用运动为犹太个体提供了一种专业化、系统化的地名教育，其间片段式的记忆上升为系统、完整的记忆。犹太个体对地名知识的正向反馈和传播使其记忆和思维模式不断加固。如今，许多犹太人对更名之事全然不知，或难以置信，顽固地认为那些地名自古就有。

犹太群体（groups）是圣经地名知识的维护和推广者。犹太群体和圣经地名知识按区域分布，群体倾向于选择符合本群体和所在区域的地名，形成“地方性知识”。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政府命名委员会”与移民群体是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确定那些地名的使用。群体对地名知识的选择性，决定了圣经地名知识依赖群体维护。群体存在相应的组织架构，利于地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145-146。

② Shapira, “Bible and Israel Identity,” 32.

名知识的推广和地名标识的维护。较之个人，群体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可以提升地名知识的传播频次。群体成员生活在共同的区域，进行着全方位的地理知识实践活动，易于建立集体记忆。

以色列主流社会支持圣经地名挪用，提供多种手段保护既有的社会关系。主流社会通过权力话语压制反对声音，屏蔽相关信息，使个体和群体不易受到异见的侵蚀。它还通过引导情感和价值取向，把握舆论方向，使圣经地名始终服务于民族记忆建构；并借助政策、法规、影视、教育、出版、邮政等方式，联通个体和群体。藉由上述手段，地名知识得以在允许的范围内更新和传播，在个人、群体之间流动，并最终内化成集体记忆。

三、圣经地名遗产挪用所引发的“记忆之争”

早在“伊休夫”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就不断向英国当局抗议：犹太人挪用圣经地名取代阿拉伯地名。由于阿拉伯人的抵制，“命名协会”（JNF）提交的命名目录被英国当局多次驳回。当局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历史带入一个（希伯来）‘地名’的国家”^①。

以色列建国之初，政府有计划地驱逐阿拉伯人、更改地名、破坏文化景观，引发巴以“记忆冲突”。第一次中东战争造成70余万阿拉伯人背井离乡，400多个村庄毁于战火，3/4的阿

① Abu El-Haj, *Facts on the Ground*, 86.

拉伯村名从地图上消失。以色列政府有计划地挪用圣经地名，抹除阿拉伯地名文化，以建构民族记忆。对于地名，巴以坚持截然相反的评述，以此塑造民族记忆。巴勒斯坦人强烈谴责基于驱逐阿拉伯人的挪用行动，称之为对巴勒斯坦民族的“除名毁忆”。以色列声称难民是“自愿逃离”，圣经地名挪用是对扭曲、混乱的阿拉伯地名予以纠正。佩普指出：“以色列对挪用的叙述相当简单：外国人经年累月的占领，使希伯来词源被抹除或扭曲，甚至转变成外语形式。”^①

1960年代，圣经地名挪用至占领区，巴以“记忆冲突”升级，呈“多点扩散”之状。巴勒斯坦人从未承认圣地是“犹太民族家园”，而称以色列国为“占领当局”。他们拒绝接受圣经地名，宣称巴勒斯坦古地名大多源自迦南。圣经考古学旨在为地名记忆提供根源与旁证，巴勒斯坦学者则力图从圣经中找出反证。他们还引用犹太学者观点，以证实圣经地名勘定存在诸多谬误，并以实际行动反驳以色列的地名挪用言论。对于达扬（Moshe Dayan, 1915-1981）所声称的“阿拉伯村庄被取而代之，你根本无从得知其名，我也不责怪于你，因为那些地理书皆已不复存在”^②，流落约旦河西岸、加沙的难民，以特有的方式保存着“那些地理书”。他们以原居地村庄为单位聚集，用村庄命名流亡地、标注籍贯，以保存阿拉伯地名记忆。^③其中有人以故乡之名为子女命名。^④

① Pappe, *Ethnic Cleansing*, 226.

②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4.

③ 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 no. 1 (2005): 159.

④ 有关命名，详见中东生活网址 <https://www.aa.com.tr/en/life/palestinian-names-aim-to-keep-occupied-cities-in-memory/1738077>，登录于 2021.9.25。

1990年代至今，中东民族主义勃兴，巴以“记忆冲突”加剧，呈“全面扩展”之势。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勃兴，圣经地名挪用愈发受到世人关注。巴勒斯坦人出版学术专著，制作口述史，以唤起地名的“创伤记忆”。萨义德的《文化与抵抗》谈话集号召用民族记忆对抗占领。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出版了《被毁的巴勒斯坦村庄》；哈利迪（Walid Khalidi）编辑了巴勒斯坦历史画册——《在流亡以前的》与《所有残留下的》，对巴勒斯坦地貌变化进行了对比描述。^①2011年，一份档案揭示了1950年代耶路撒冷市政厅实施的地名挪用计划，引发今日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抗议。^②

在以色列社会，受全球化语境下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学界、政坛、公众对地名挪用反应不一。非主流的“后犹太复国主义学者”对圣经地名挪用持批判态度。沙皮拉认为：“阿拉伯语中保存有诸多圣经地名，以色列通过恢复圣经地名使巴勒斯坦地图希伯来语化。”^③“新历史学家”佩普主张：“重建古以色列的考古热情本质上不为别的，而是以系统的、学术的、政治和军事的方式抹除阿拉伯地形（地名、地理、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尝试。”^④记者利维（Gedion Levi）写道：“犹太复国主义的集体记忆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物质景观中，巴勒斯坦人在生活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百个村庄被摧毁，以及持

① 张倩红：《犹太史研究新维度》，357。

② 有关档案，详见以色列国土报，<https://www.haaretz.com/1.5037062>，登录于2021.9.25。

③ Shapira, “Bible and Israel Identity,” 26.

④ Pappe, *Ethnic Cleansing*, 226.

续不断的难民问题，这些几乎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①对于政治集团来说，工党和利库德都对圣经/塔木德地名挪用情有独钟。^②1988年，在1036个希伯来语地名定居点中，有315个挪用自圣经和《塔木德》。^③对于犹太公众来说，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犹太人，都坚定地捍卫着内化的地名记忆。这是因为，圣经地名挪用并未剔除宗教律法与神秘隐喻，而保留了圣经的原汁原味，使其获得宗教正统派的钦赖，也赢得了世俗社会的肯定。

像犹太人一样，巴勒斯坦人顽强地坚守着地名记忆。他们也开始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制作国家地图，标识东耶路撒冷等地的文化遗产。还出版了村庄图册，用历史记忆理论重新叙述村庄。^④他们也推行青少年项目，鼓励年轻一代游历故土，亲身体验“回归村庄”的感觉。如同犹太人以本民族语言称呼地名，巴勒斯坦人称“圣殿山”为“谢里夫圣地/尊贵禁地”。流亡前的房契、地契、信件、钥匙、身份证明、巴勒斯坦旧地图等的传承成为保存地名记忆的方式。巴勒斯坦国还通过教育体系强化阿拉伯地名记忆，驳斥以色列国的圣经地名叙事，以维持人民对故土的记忆和民族情感。

如犹太人之于圣经地名，巴勒斯坦政治精英视阿拉伯地名为独立与自由的象征。巴以在敏感区域对“地名”的争夺可能诱发局部冲突。近年来，巴勒斯坦、约旦多次向联合国教科文

① Masalha, "Settler-Colonialism," 25.

② Cohen and Kliot, "Place-Names in Israel," 653-678.

③ Ibid., 672.

④ Nur Masalah, "60 Years after the Nakba: Historical Tru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Ethical Obligations," *Kyoto Bulletin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3, no. 1 (2009): 76.

组织控诉以色列的“命名”行为。《耶路撒冷老城及城墙保护报告》(2017)指出:“以色列的非法活动包括重新命名地点、街道、山谷,移除非犹太考古遗址。”^①巴方则坚决抵制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管辖范围内使用圣殿山称谓,抗议改倭马亚宫殿为“奥菲尔广场或神庙之浴场”^②。2021年9月24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指出:“超过半数的巴勒斯坦人被剥夺财产,从故土被‘连根拔起’。我本人,连同我的家人,我的同胞,仍然保存着土地的契约。这些契约被记录在联合国文件中,这就是契约。”^③

圣经地名挪用触发“阿拉伯地名回归”运动,矛盾激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以色列主流社会坚决抵制地名回归权,巴勒斯坦人则顽强抗争。卡舍尔(Asa Kasher)指出:“巴勒斯坦回归权的实现将导致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终结。取消犹太人在其历史家园的自决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④海法、特拉维夫有犹太人主张在混居城市,逐步恢复阿拉伯古地名,不过条件尚不具备。2018年5月,“以色列占领当局杀死了100名参与‘三月回归’抗议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要求结束对加沙的封锁,给予巴难民回归权。今日,他们依然牢记先辈被

① UNESCO,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nd the State of Palestine, Status Report, the State of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 (Paris: UNESCO, 2017), 5-6.

② 有关抗议,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址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35357>, 登录于2021.6.1。

③ 有关演讲,详见联合国官方网址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101142>, 登录于2021.9.25。

④ Yaacov Bar-Siman-Tov, *Barriers to Peace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2010), 135.

驱逐的村庄和城市，要求回归家园”^①。在西岸等地区，“尽管以色列和定居团体引用圣经以及历史（材料）与土地建立关联，多数国家仍认为定居点是非法的”^②。随着阿巴斯2021年9月24日在联大要求“以色列占领当局必须在一年内撤出1967年所占巴勒斯坦领土”^③，地名挪用与回归权的矛盾有可能再次诱发冲突，导致巴以局势动荡。

结 语

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历史、人文、地理的变迁。在过去的百年间，圣经地名遗产在以色列国家创建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犹太复国先驱发现了圣经所蕴含的民族价值，继而发掘出圣经地名。20世纪初，圣经地名挪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回归—立国”意识形态的产物。

以色列建国后，在本—古里安的筹划与推动下，圣经地名挪用发展成为浩大的、历时40余年的政治运动。它将圣经地名、圣地、希伯来语、犹太历史相联结，以保持犹太文化在圣地的“连续性”。其目的是宣示主权、建构民族记忆，为现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侵占的土地“正名”，客观上也起到了调和宗教与世俗文化的作用。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西岸、加沙、

① 有关回归运动，详见 Al-Haq 人权组织网址 <https://www.alhaq.org/advocacy/6215.html>，登录于2021.9.25。

② 有关对定居点评价，详见国际新闻网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world/unga/2020/09/24/abbas-lauds-warmer-us-palestinian-ties-under-biden-at-unga/>，登录于2021.9.25。

③ 有关发言，详见联合国官方网址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101142>，登录于2021.9.25。

戈兰高地兴建定居点，利用圣经地名“殖民土地”。在本土和占领区，圣经地名所承载的异质文化被剔除、回避、曲解；通过“时空关联”“群体关联”“个体、群体、社会关联”，圣经地名知识内化为民族记忆。作为记忆重要载体的“物质空间”被以色列分割或据为己有。巴勒斯坦民族则以独特的方式保存地名记忆，以争取自由权，期盼有朝一日能回归故土。圣经地名挪用与阿拉伯地名回归剑拔弩张，成为巴以冲突的潜在诱因。

可见，无论对以色列宣示主权，犹太民族建构其记忆，宗教传统与世俗精神相调和，还是对巴以局势的嬗变而言，圣经地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1990年代圣经地名的大规模挪用已近尾声，但是它的政治、文化、地理象征意义并未削减。新世纪以来，随着以色列政治的“右转”，文化的日益多元，地缘环境的改善，圣经地名在民族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以色列在本土和占领区对圣经地名的挪用仍在继续，使圣经地名问题日益成为政界、学界、公众关注的焦点。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Abu El-Haj, Nadia. *Facts on the Groun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Fashioning in Israeli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Arrowsmith, Aaron. *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cluding also Notices of the Chief Places and People Mentioned in the Apocrypha*. London: A. and O. A. SpormwoonE, 1855.

Azaryahu, Maoz, and Arnon Golan.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7, no. 2 (2001): 178-195.
- Bar-Siman-Tov, Yaacov. *Barriers to Peace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2010.
- Benvenisti, Meron. *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Translated by Maxine Kaufman-Lacust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Cohen, Saul B., and Nurit Kliot. “Israel’s Place-Names as Reflection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ational-Building.” *A Journal of Onomastics* 29, no. 3 (1981): 227-248.
- .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no. 4 (1992): 653-680.
- Galor Katharina, *Finding Jerusalem: Archaeology between Science and Ideolog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 Lazaroff, Tovah. “Bible is Jewish deed to Land of Israel, settlement envoy tells UNSC.”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30, 2019. <https://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israel-defends-right-to-west-bank-settlements-at-unsc-watch-live-588178>.
- Masalha, Nur, “60 Years after the Nakba: Historical Tru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Ethical Obligations.” *Kyoto Bulletin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3-1, (2009): 37-88.
- . *The Bible and Zionism*. London: Zed Books, 2007.
- . “Settler-Colonialism, Memoricide and Indigenous Toponymic Memory: The Appropriation of Palestinian Place Names by the

- Israeli State.” *Journal of Holy Land and Palestine Studies* 14, no. 1 (2015): 3-57.
- . *The Zionist Bibl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Pappe, Ilan,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2006.
- Peteet, Julie.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 no. 1 (2005): 153-172.
- Rekhes, Elie.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Reconsidering the ‘1948 Paradigm.’” *Israel Studies* 19, no. 2 (2014): 187-217.
- Said, Edward W.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 Shapira, Anita. “The Bible and Israel Identity.” *AJS Review* 28, no. 1 (2004): 11-41.
- Shavit, Yaacov. *The Hebrew Bible Reborn: From Holy Scripture to the Book of Books*. Translated by Chaya Nao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7.
- UNESCO.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nd the State of Palestine, Status Report, the State of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 UNESCO, 2017.
- Watt, Alexander P. *Names and Places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and Apocrypha: With Their Modern Identifications*. London: The Committee of 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1889.
- Yoel, Elitzur. “Toponyms: In the Land of Israel.” In *Encyclopedia of Hebrew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 edited by Geoffery Khan, 779-788. Boston: Brill, 2013.
- 王炎：《巴以在地图上的博弈：以色列的“地图更名运动”》，澎

- 湃新闻, 2016.12.6。[Wang Yan. “Ba Yi zai ditu shang de boyi: Yiselie de ‘ditu gengming yundong’” (The Game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on the Maps: ‘Hebraization of Palestine Place Names’ in Israel). *Pengpai xinwen* (The Paper), December 6, 201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0007.
-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Assmann, Jan. *Wenhua jiyi: Zaoqi gaoji wenhua zhong de wenzi, huiyi he zhengzhi shenfen* (Cultural Memory: Words,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Advanced Culture). Translated by Jin Shoufu and Huang Xiaoc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张倩红、胡浩、艾仁贵编:《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Zhang Qianhong, Hu Hao, and Ai Rengui, eds. *Youtai shi yanjiu xin weidu* (The New Dimensions of Jewish Historical Stud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钟志清:《圣经与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98-113。[Zhong Zhiqing. “Shengjing yu xiandai Yiselie minzu guojia de jiangou” (The Bible and Israeli National State-Constructing). *West Asia and Africa*, no. 3 (2014): 98-113.]

(侯春林 编)